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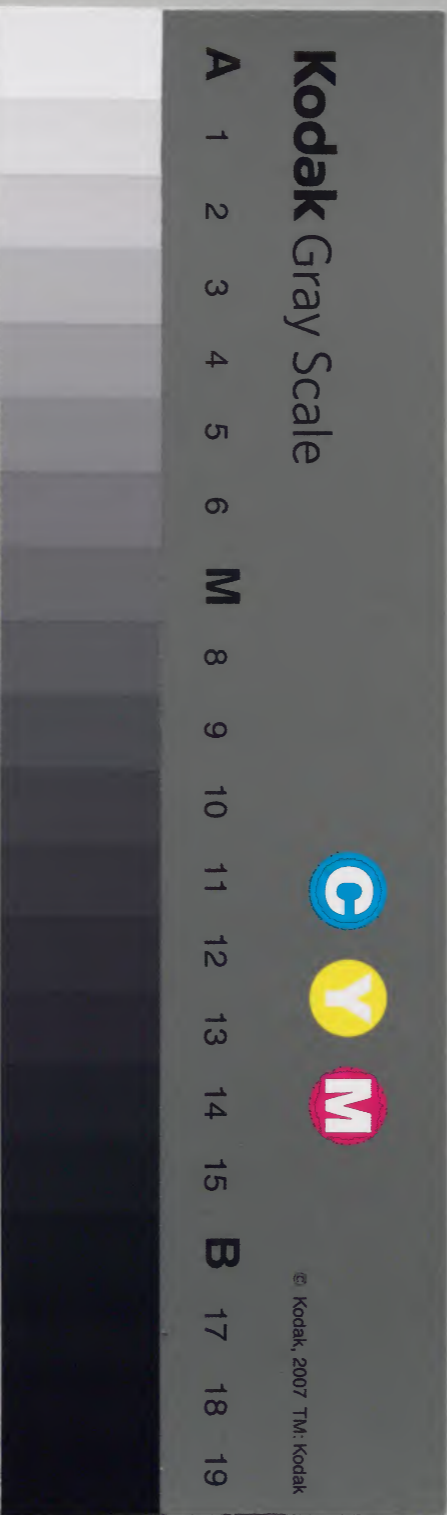
# 大日本史

九十五

第二百三十卷 叛臣列傳  
 源義仲 淺原為賴  
 藤原公宗  
 第二百三十卷 逆臣列傳  
 蘇我馬子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一五七九	二四	一五〇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一五七九	一五〇冊	番號和	15179
三九函	九架	冊數	150(95)
		函號	269 25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

淺草文庫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 校

叛臣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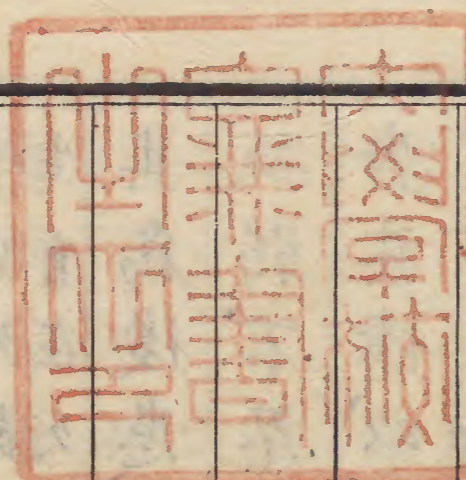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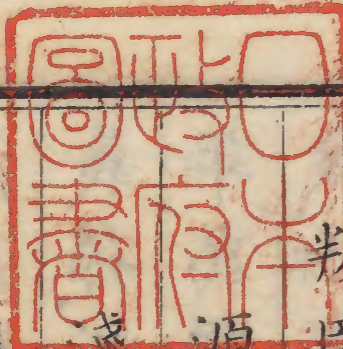
源義仲

樋口兼光  
根井幸親

弟今井兼平

淺原為賴

藤原公宗



大日本史 卷二百三十

列傳



源義仲小字駒王丸源平盛左衛門大尉為

義孫父義賢春宮帶刀源平盛衰記久壽二

年為姪義平所殺義仲其第二子也時僅二

歲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東鑑二歲作三

之至久壽元年三十一也據此其義平慮

其為後患囑畠山重能搜捕殺之重能憐其

孤弱不忍殺之會齋藤實盛來武藏重能密

告其情以駒王託之實盛匿之七日是時東

國人士多義朝部下實盛度終不可免送之

信濃託其乳母夫權守中原兼遠兼遠傾心

鞠育令居木曾山下源平盛衰記乳保元平

治之亂源氏門族死亡略盡兵馬之權悉歸

平氏平治物語義仲雖幼心深痛家門衰弊慨然

有為宗黨復讐之志遊戲常肄武技源平盛

起居應對度越羣兒鄉里屬目及長軀幹魁

偉膂力邁倫兼便騎射飛鳥走獸射無不中

兼遠以為天授長門本平至年十三襲高祖

義家故事詣石清水自加元服更名義仲稱



木曾次郎

平家物語

屢往來京師、伺察平氏、治承

四年、以仁王起兵討平氏、下令諸國源氏、義

仲與從父兄賴朝應之、集兵信濃、浹旬至一

千餘、平宗盛聞而懼、召中原兼遠責之、命縛

送義仲、兼遠佯許之、進誓書、宗盛信而釋之、

兼遠還信濃、令義仲依大姓根井幸親、移檄

四境募衆

源平盛衰記

下野足利甲斐武田上野

那和等皆來附、聲勢日張

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那和據異本

九月、賴朝與大庭景親戰于

石橋山、義仲欲舉兵應之、時平氏之黨笠原

賴直將攻義仲、義仲之黨村山義直、栗田寺

別當範覺等邀之于市原、失利、義直告急、義

仲發兵赴援、賴直不戰而走

東鑑

養和元年六

月

據玉海、吉記、一代要記、皇帝紀、鈔及本書、壽永二年三月條文訂之、說具城長茂傳

越後人城長茂來擊、長茂先令津張宗親等

赴植田、越而自將兵四萬、陳橫田莊、義仲聞

之、率騎二千餘逆之、族人井上光盛引其族

保科黨三百餘騎

族人據尊卑分脈

涉筑摩河先進



佯張赤旗幟長茂見以為宗親等旋軍來遣  
 使止之既而光盛猝變旗幟直衝其陣後義  
 仲亦縱兵合擊長茂軍大潰人馬溺河死者  
 甚眾長茂奔還越後義仲追到國府州兵降  
 者相屬長門本平九月中宮亮平通盛但馬  
 守平經正率兵來攻義仲大敗之於越前東  
百鍊越前越中加賀豪傑聞之大懼胥議曰  
 方今源平構兵郡國鼎沸關東咸屬右兵衛  
 佐北國多屬木曾冠者而吾曹無所適從若

猶豫不決彼必來擊不如往屬之也相率而  
 來附義仲疑其有詐新附兵眾乃進誓書義  
 仲大悅與良馬人各一匹自是北陸道悉歸  
 義仲兵勢益彊武田信光義仲疏族也欲以  
 女妻義仲子義高結其歡心遣使致意義仲  
 不喜答曰有女者將之與志水冠者令執巾  
 櫛如定為匹配則我不願也信光怒遂間義  
 仲於賴朝曰自義仲克越後臂使北國勢寢  
 強大故小松大臣有女宗盛子之欲以妻義



仲、潛通書信、義仲既許之、賴朝聞而大怒、時叔父行家與賴朝有隙、奔依義仲、賴朝愈怒、率兵赴信濃、義仲召將士議之、樋口兼光等曰、事已如此、宜據富部大井固壘拒之、義仲沈吟久之曰、保元以來、我宗族動輒相魚肉、取笑於人、今平氏未滅、而與兵衛佐結怨、非計之得者、我暫避之、乃如越後、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語、賴朝聞義仲引去、亦引兵還武藏、遣使義仲曰、當今平氏驕橫、陵蔑朝廷、法皇赫怒、命

吾宗族、翦除逆賊、是吾與足下當枕戈待旦、竭力王室之秋也、然叔父十郎藏人、不存報國之忠、濫以私怨圖賴朝、頃聞藏人託身足下、足下庇之而不疑、未審足下意何如、若無貳心、捕送藏人、不然、使志水冠者來、吾子養之、二者不聽、當與足下會獵也、義仲又議之、小室忠兼曰、避而示屈、蓋慮大功不終也、今不從其所欲、則東北新啓釁、戰鬪且始、何暇討平氏哉、將軍固無異謀、則不如亟令御曹



司質也、今井兼平曰、故帶刀殿為惡源太所  
 害、覺既開于前、佐殿亦不能無猜防於將軍、  
 孰能保其有終哉、請早與之絕、義仲終從忠  
 兼之言、遣義高為任子、乃報曰、不知藏人與  
 公有隙、亦非通信招致、唯因存宗親之好、任  
 其來投館穀而已、寇敵未除、何蓄異圖、藏人  
 於我亦叔父、義不可遣、從命送兒息、幼駿未  
 辨東西、冀善視之、源平盛衰記 義仲悉召兵士妻  
 謂之曰、右兵衛佐徵質於我、拒而不致、其必

來擊、然則汝曹夫婿隕命於鋒鏑、故我割愛  
 質兒、鎌倉也、眾婦皆泣而謝、長門本平家物語 壽永  
 二年四月、右近衛中將平維盛等大舉來擊、  
 義仲遣其將仁科守弘、林光明等於越前、據  
 燧山城、平泉寺長吏齊明率徒屬一千來附、  
 燧城南界荒乳中山、北連柚尾木邊、東接越  
 之白峰、西至三國港、北陸道第一要害、填木  
 石塞、日野河、河水盈溢、道路如海、敵軍不能  
 進、相持數日、齊明度我兵寡少、城遂不可保、



乃射箭書敵軍、教其竊決堤而導其兵、敵軍  
競進攻之、城陷、敵軍乘勝遂陷諸城、五月維  
盛遣其部將越中前司平盛俊屯于般若野、  
義仲使今井兼平率兵六千擊走之、義仲發  
越後入越中、得衆五萬、至無動寺、簡兵器、勒  
軍士、詣白山社、使僧覺明作文禱大捷、進抵  
般若野、令將士曰、敵衆而我寡、於平原廣野  
則無利、我欲先陳礪波北麓、敵必頓兵山中、  
猿馬場、以覘我兵勢、我分兵出自南麓、前後

掩擊、則蔑不勝矣、乃陣于北麓、維盛等果陣  
猿馬場、分兵十萬、自礪波志雄二道竝進、將  
入越中、義仲謂今井兼平曰、橫田河原之役、  
我以三千破敵四萬、今我五萬、彼十萬、以一  
當二、且敵軍遠來疲弊、以逸待勞、可一戰而  
破、乃分兵爲七隊、遣行家等諸將、分道俱進、  
自將精兵三萬、渡小矢部河、屯埴生、旁有神  
祠、問州人曰、八幡社也、亦令覺明作文禱捷、  
時有白鳩翔旗竿上、義仲下馬拜伏、進陣黑



坂與敵相距可百餘步

源平盛衰記

射戰竟

日、義仲欲乘夜襲之、故緩其期、及昏令樋口

兼光率兵三千、持鼓螺千許、自中山鼓譟而

進、兼平根井幸親等、五部兵合一萬餘、繞南

北黑坂而進、義仲驅近村牛四五百、縛炬於

角、策而縱之、軍士隨其後、謹噪衝突、震動山

谷、敵軍擾亂、爭赴南壑、投崖谷而死者、一萬

八千餘、人馬相踐、積屍成陵、獲其將參河守

平知度、右兵衛佐平為盛及館貞康首、維盛

僅免、收散卒奔加賀、保宮腰佐良嶽源行家

率所部兵向志雄山、軍不利、義仲聞之、自率

騎四萬赴之、敵將平盛俊聞維盛敗、奔于佐

良嶽、義仲逐北至加賀、陣于平岳野、兩軍休

兵馬相持不戰、會義仲芻者為敵軍偵人所

獲、芻者給曰、今夜將來襲、曰、大雨暴風安得

然、曰、木立林中有一古祠、欲取其材為炬火

以照攻路、敵軍大懼、收兵宵遁、至安宅、河水

大漲、溺死者十餘人、達旦斷橋據守、六月、義



仲合行家軍、進至安宅、渡時水濁不見底、衆不得濟、林光明放馬十匹試之、水僅及馬腹、義仲麾衆而濟、大戰于篠原、敵軍敗走、長驅至成合、竝松連破之、獲瀨尾兼康及齊明等、敵大潰、棄器械輜重、自間道遁還京師、義仲惡齊明反覆、尋斬之、源平盛衰記釋兼康、兼平諫曰、兼康瞻視異常、不殺必為後患、義仲不聽、平家語既而義仲行家將入京師、自東山北陸二道竝進、至越前國府、與諸將議曰、聞叡山

僧兵據險設備、我不得輒入京師、如何而可、覺明曰、設令平氏誘山徒、啗以厚利、三千衆徒、豈悉一心乎、其間通志於我者、未必無之、請牒而誘之、義仲從焉、進至近江蒲生、待山徒報、源平盛衰記、參取保曆間記而芻糧匱乏、徵於百濟寺、得米五百石、義仲悅、予之村邑五所、以資香火、延曆寺僧幸明雅與覺明善、來見覺明、義仲謂之曰、聞山門衆徒、黨於平氏、欲拒義軍、是以先牒衆徒、諭向背之理、未得其款、請



子急去為我曉譬眾徒、眾徒從我、舉火山上、以為信、幸明還諭義仲之意、眾徒悉應、義仲大喜、七月以覺明為前導、渡湖登山、次總持院、平氏聞而大懼、奉養和帝出奔西海、義仲又渡湖、率篠原野洲兵、從勢多入京師、行家亦自宇治至、源平盛衰記二將謁法皇於蓮華王院、面奉討平氏宣旨、玉海吉記、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詔賜義仲第于京師、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先是源賴朝居鎌倉、略定關東、諸國響應、平氏日蹙、法皇論

功、賴朝第一、義仲第二、敘從五位下、任左馬頭、為越後守、玉海義仲不悅、改任伊豫守、百鍊鈔、源平盛衰記聽院昇殿、法皇籍諸平故地五百餘所、以其一百四十所賜義仲、行家請賞將士、義仲不聽、八月法皇以養和帝播遷西海、更議所立、議者或謂世亂立長君、故三條宮子北陸宮宜即大位、北陸宮嘗為僧、避亂北國、及義兵起、義仲奉之入京師、源平盛衰記至是義仲亦欲使其踐帝位、因大藏卿高階泰經啓之、



法皇素欲擇高倉帝二皇子立之、而難違其  
 奏、乃命僧俊堯、揣義仲意、諭之曰、國家典故、  
 以繼體守文為貴、今故院皇子二人見在、若  
 廢本宗、求之庶孫、人神所不安也、卿其莫異  
 議、玉義仲復奏曰、建立之議至重、非臣等之  
 所敢議、然既被聖問、豈敢不披瀝乎、嚮陛下  
 脫屣之後、平氏跋扈、陵侮朝廷、故三條宮倡  
 義、雖功業不成、大義已伸於天下、今弄其胤  
 子、更議所立、赴義將士、將何所望、源平盛法

皇下廷臣議之、玉咸謂義仲所奏非無謂也、  
 但北陸宮嘗為僧、不宜登九五、然懼義仲兇  
 威不能決、命官寮卜高倉二皇子及北陸宮、  
 三宮吉、法皇納寵姬丹波之言、意屬四宮、再  
 卜之、四宮吉、三宮吉凶相半、北陸宮凶、遂立  
 四宮、義仲大怒曰、以齒則宜立北陸宮、以卜  
 則宜立三宮、烏得立四宮、事既如此、可不為  
 三條宮痛恨哉、參取玉海源既而義仲漸驕  
 恣、部下兵縱橫京師、損害院御領以下公卿



莊田掠略民家資財京師騷然法皇將召賴朝義仲不悅欲邀拒之賴朝遣使訴義仲欲討已且陳身不入京師便宜於是法皇欲賜義仲上野信濃二國以弭其掠暴使賴朝義仲和解乃諭其意於賴朝賴朝亦請下宣旨於東海北陸東山三道令還平氏所侵奪國領及莊園於本主敕從其請其不用命者令賴朝糾察處法然憚義仲不下宣旨於北陸海時平氏保屋島行家請討之法皇許之義

仲奏曰行家勇則勇矣然屢致敗衄宜更選其人法皇改命義仲源平盛衰記手取御劍賜之玉義仲發京師至播磨先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擊之十月義仲自播磨將赴備中以瀬尾兼康為鄉導兼康畔據板藏拒守義仲大怒急攻殺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義仲至播磨據歷代皇紀一代要記百鍊鈔閏月義清高信幸廣與平重衡等戰於水島敗死源平盛衰記義仲欲進攻屋島適聞賴朝遣弟義經帥兵數萬入京師引兵



而還、法皇遣使止之、義仲不奉詔、遂還京師、  
 以備義經、○源平盛衰記曰、義仲將發備中、  
 行家以法皇密旨討義仲、義仲急旋軍京師、  
 時平氏族在室津、行家託以征討而出、其實  
 避義仲也、今據本書、義仲以閏月十五日入  
 京師、十一月與行家俱受征討、盛衰記誤、  
 故不取、乃奏法皇曰、水島之戰、平氏雖一旦獲  
 利、勢不能久、山陰道兵士多在備中、足以禦  
 之、陛下勿復憂之、義仲與行家竊謀奉法皇  
 赴北國、行家不從、而密告之、法皇驚遣法印  
 靜賢諭義仲曰、聞卿將挾朕有所行、又聞不

俟朕命、舉兵赴關東、所聞如實、則不知卿意  
 欲何為、義仲奏陳曰、臣有二怨於陛下、曩召  
 賴朝、臣以為不可、而不納臣言、又向下東海  
 東山北陸諸道宣旨曰、若有違此宣旨者、追  
 討一從賴朝之命、是實臣之遺憾、臣欲赴關  
 東釋怨於賴朝耳、至如奉乘輿臨戰場、固無  
 此事、不知陛下從何得此飛語、臣甚懼焉、請  
 奉敕討賴朝、賜一行書以示東國之將士、是  
 臣之願也、靜賢既去、義仲以為行家泄之、乃



造法皇宮、就靜賢及高階泰經奉誓書、而奏曰、讒構臣者、必臣親族、願得其人甘心焉、法皇慰諭曰、所聞道路之言、非出於卿之黨、朕固不之信、莫以介懷、義仲又奏、向下賴朝宣旨、暨御教書、若非出聖慮、請推按奉行之人、不聽、義仲兵士劫剽滋甚、人民愁苦、法皇亦密備之、十一月、法皇遣主典代景宗譴責景宗曰、卿雖固陳不反、人已證之、何以自明、朕往命赴西海、卿稱備源九郎、稽緩不發、豈非

欲謀不軌乎、事無其實、速赴西海、義仲對曰、讒謗繁興、幸被勘覆、臣無異志、已明之於誓書、復何所陳、承西征之命而未發者、實恐賴朝代官率數萬眾入京師也、使其不入京師、則可赴西海也、法皇申敕、義仲曰、賴朝將有所奉獻、是以使人入京師、所率亦不多、明無他故、卿勿猜疑、義仲心雖不悅、不敢枝梧、玉海又遣檢非違使平知康、諭以戢部下、義仲待接倨慢、言辭不遜、調知康曰、輦下兒童呼卿



稱鼓判官、卿豈爲人所撾乎。知康忿恚，還具奏其狀，遂勸法皇討義仲。法皇乃詔延曆寺座主園城寺長吏，召僧兵守法住寺殿，以知康董督軍事。義仲聞之，怒謂將佐曰：「吾首應義舉，攘逆臣於西海，豈非曠世之功乎。然有何罪，俄見誅罰。方今東西路梗，餽運不繼，我擁五萬衆，鎮護京師，然官不給芻糧，軍士殆至餒死。若非掠取豪富所積，何以養士卒。且軍國所貴者馬也，使馬羸瘦，將士艱乎健鬪。」

故刈近郊禾麥以飼之，士卒侵掠，實出於飢疲，而未嘗入王公卿士之家，鹵略資財，貴賤雖殊，饑渴切身一也。牛馬雖強，無食則不爲用，事有權宜，何拘拘于茲。是皆鼓之所爲，我將往擊破彼鼓，汝等宜速爲之備。兼光兼平苦諫曰：「今以私嫌，構怨至尊，神明必罰之，宜束身歸闕，引咎雪愆，其修怨於知康，亦未晚也。明公熟思之，義仲性剛，愎自用，所欲必遂，謂兼光等曰：「吾自起兵於信濃，未嘗示怯於



人雖至尊豈束手受制乎若從汝等言待罪  
闕下反爲鼓所擊殺也義仲死生決于此汝  
等與其敵匹夫寧敵國王遂舉兵反又分兵  
爲七隊進圍法住寺殿使兼平率三百餘騎  
向瓦坂自帥四百餘騎向西門知康登垣大  
罵義仲怒因風縱火殿堂廬舍悉爲焦土知  
康不發一矢而遁去官軍大敗公卿宮人爲  
士卒所辱座主明雲長吏圓慧法親王亦爲  
亂兵所射殺乃徙帝于間院殿法皇于攝政

基通第多幽公卿義仲旣得志多言將士曰  
天下事吾所欲爲汝曹爲公爲卿各從其所  
請顧吾爲帝則帝幼童也吾不可復爲童爲  
院則院老法師也亦不欲爲法師惟視攝政  
年齒相如事體相宜吾欲居其位自今以後  
汝等宜稱我曰攝政殿兼平諫曰夫攝籙者  
大織冠之裔世居此職佗姓斷無任之源平盛衰  
記義仲曰然則爲判官代兼平曰此非好官  
長門本平義仲低回久之曰我得之爲院御  
家物語



殿別當、縱馳良馬、不亦快乎、遂自為別當、源平

盛衰記 義仲自幼竄匿北鄙、雖容姿可觀、舉止

朴野、時人傳其事以為笑、平家物語、源前關

白基房女有殊色、基房鍾愛之、以女御皇后

自期、義仲逼娶之、源平盛衰記 因欲以妻兄權大

納言師家為攝政、然大臣無關、乃與基房謀

褫基通攝政、借藤原實定內大臣、以師家為

內大臣攝政、停中納言藤原朝方、參議藤原

基家、太宰大貳藤原實清、大藏卿高階泰經、

參議平親宗、右近衛中將源雅賢、右馬頭源

資時、肥前守源康綱、伊豆守源光遠、兵庫頭

藤原章綱、越中守平親家、出雲守藤原朝經、

壹岐守平知親、能登守高階隆經、若狹守源

政家、備中守源資定、左衛門尉平知康等、文

武四十餘人官職、玉海、源平盛衰記 基房隨事開諭、

為陳禍福、義仲稍輟兇暴、弛所錄廷臣之防

禁、移法皇于西洞院第、源平盛衰記 法皇亦使義

仲總領諸平故地、以悅其意、吉記、百鍊辭左



馬頭敘從五位上、東鑑、玉海賴朝聞義仲驕肆、乃

命其弟範賴義經、大發兵討之、源平盛衰記抵伊

勢、宣言糾察東海東山二道不還莊土於本

主者、先是國中皆苦義仲兵士橫暴、據鈴鹿

山而應賴朝、與義仲行家兵相拒、義仲又遣

兵擊之、玉海是時流言室山水島之戰、平氏累

捷、將入京師、義仲以為腹背受敵、我事不復

濟矣、乃欲與平氏講和、共擊賴朝、作書遺宗

盛及二位尼、且請得其宗女為妻、宗盛不聽、

長門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玉海曰、義仲鑄一尺鏡、模八幡神體、背鑄誓書遺之、請和親、然當時浮說紛紜、今不取、三年正月

敘從四位下、東鑑○源平盛衰

將軍、東鑑、職原鈔、源平盛衰記、○玉海百鍊鈔、征夷作征東、職原鈔、盛衰記、無大字、

法皇厭義仲暴橫、外視優獎、內實欲藉義經

等除之、故有此授、而義仲不悟、大有得色、宗

盛請和、法皇下義仲等議、義仲不可、既而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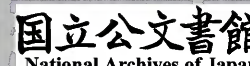
範賴義經率大兵自宇治勢多竝進、平氏亦

略鎮西、徇四國、還福原、大舉將入京師、惶惑



失措是月十七日行家叛義仲據河内石川城義仲遣樋口兼光率五百餘騎擊破之獲首七十餘級東兵漸逼義仲遣今井兼平源義弘將五百餘騎向勢多根井幸親楯親忠帥三百餘騎向宇治撤橋守之二十日東兵既渡河幸親等不能支引兵而還源平盛義衰記義仲所分諸將未還兵寡勢孤玉海豫謀軍敗則取法皇奔北陸北陸據玉海○本書作西海誤簡壯士二十人自從護法皇於西洞院第至是奏法皇曰

東賊已迫宜避之醍醐寺法皇不從義仲乃至階下按劍嗔目備駕頻趣幸宮中皆失色法皇不得已將出宮時義仲兵士馳報敵至木幡伏見義仲乃率百餘騎而出幸親親忠斂散兵來合併其衆僅三百餘騎東兵既填滿七條八條法性寺柳原旌旗蔽空義仲望見謂從士曰我命在今日汝曹欲逃者去將士皆曰人誰無死食其祿者當死其事義仲悅乃督將士親自決戰當畠山重忠等衝突





縱橫、冒陣出入者數、幸親親忠等精銳一百餘騎、悉皆戰死、義經縱兵三百餘騎、攻擊甚急、義仲遂大敗、僅率七八十騎、趣法皇宮、近衛少將藤原成經閉門不內、義經率猛銳十騎連射、義仲又敗走、義經兵躡而擊之、義仲且戰且走、至三條河原、敕使河原有直及弟有則率三百餘騎追迫、大呼曰、北陸道朝日將軍○平家物語曰、義仲任左馬頭、賜朝日將軍院宣、而諸書無確據、蓋義仲也、自稱如何視背於敵、豈獨不愧墜源氏之家

聲乎、義仲迴馬奮戰、有直兵潰散、身被創遁走、而東兵相踵來擊、義仲從騎奮鬪疾力、死者亦多、至是尚餘十三騎、義仲乃欲赴勢多、途經三條白河、畠山重忠隔河遙呼、義仲迴馬射戰、既而範賴率三萬騎自勢多進、今井兼平屯國分寺、與戰不捷、源義弘戰沒、兼平引兵而還、逢義仲于粟津、義仲悅、握兼平手曰、吾嚮欲自裁於京師、然欲與卿一面、故崎嶇至此、今兵敗力竭、身亦被重創、為虜恥也、



不如自殺兼平曰名將忍死雪恥方今賴朝據東國平氏在西海而將軍歸北國則天下三分鼎足竝峙矣將軍宜先歸越前兼平當留而拒之即收散兵得四五百騎既而東兵大至義仲將二河賴重率三十騎當之力戰而死一條忠賴等遞來攻擊義仲勵殘兵馳突潰圍者數範賴進兵衷擊於是義仲兵戰死皆盡所從止兼平一人而已義仲謂之曰我常環薄鎧甚輕今日更覺重兼平曰鎧何

遽重豈將軍銳氣摧折孱弱至此邪顧指粟津松原曰將軍至彼而決兼平當拒追者義仲曰我欲與汝同死將策馬俱進兼平扣馬諫曰將軍體疲馬羸若隕命於行伍豈不貽羞乎義仲單騎向前林而馳日垂暮橫截水田馬驚鞭之不進義仲窘迫石田為久射中其面瞑眩伏馬鬣遂為追騎所殺源平盛時年三十一東鑑八坂本平家物語○義經傳首于京師源平盛衰記為三十七誤繫赤帛於髻書曰賊源



義仲、串首於劍、源平盛

梟東獄樗樹、源平盛

鍊、有二子、○長門本平家物語載四子義高、力壽、鶴王、餘名王、諸書無所見、

義高、義宗、義高稱志水冠者、尊卑分脈、名據

基質于鎌倉、義仲誠曰、汝善侍賴朝、勿見疎

斥、能自成立、期以方面之任、乃附賴朝使遣

之、其臣海野幸氏、名據東鑑、○與義高同甲

子、特命從行、源平盛賴朝以女妻之、及義仲

伏誅、賴朝欲殺之、侍婢伺知告其妻、以故義

高得出營而遁、義高好雙六、幸氏為敵手、是

夕幸氏入義高卧内、引衾而卧、明日獨雙六、

外人不覺、既而賴朝聞其走、大怒、命堀親家

追之、至入間河原捕斬之、東鑑義宗稱木曾四

郎、尊卑分脈

樋口兼光、姓中原、信濃權守兼遠子、稱樋口

二郎、源平盛與弟兼平、根井幸親、楯親忠、俱

事義仲、為之爪牙、世稱木曾四天王、平家物

平盛衰記楯親忠為高梨忠直礪波之戰、兼光將兵三千、自

律原襲擊平氏軍、破之、平氏退保篠原、義仲



追至安宅、遙望敵營、謂兼光曰、兵幾何、曰、不  
 過三百、曰、其將為誰、曰、畠山重能、義仲曰、是  
 關東精銳、汝宜為先鋒、摧之、兼光乃簡兵百  
 五十為魚鱗陣、直衝其陣、殺敵二百餘、自亡  
 百騎、兩軍交綏、源平盛衰記○諸本平家物  
 語曰、今井兼平落合兼行率  
 五百餘騎先登、與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等  
 決戰、兩軍死傷甚多、重能收散卒退、兼光與  
 兼行率三百騎與高橋長及源行家背義仲  
 網戰、斬長綱、未知孰是、  
 據石川城、○平家物語  
 為長野城、率兵五百攻而拔之、  
 獲首虜七十餘級、行家挺身而走、追至紀伊、

既而聞義仲軍不利、放俘斂兵、急還京師、行  
 至鳥羽、秋山從兵稍稍亡去、從者纔三十騎、  
 東軍聞兼光來、邀之於朱雀作道、兼光至四  
 冢、兒玉黨與兼光有姻、因勸之降、兼光遂降、  
 兒玉黨就源範賴、源義經、請宥兼光死、初、法  
 住寺之亂、兼光縱兵多辱公卿宮人、以故宮  
 人同辭曰、兼光義仲之梟將、活之必貽後患、  
 朝議遂決死、及傳義仲兼平首徇京師、使兼  
 光從其後、明日斬于朱雀、源平盛衰記、  
 平家物語、弟兼



平兼平稱今井四郎及燧城不守領兵六千入  
 越中與平盛俊相遇般若野接戰自旦至昏  
 大敗之斬二千餘人義仲犯法住寺殿兼平  
 率兵三百餘騎由瓦坂進放火宮殿源平盛  
衰記平  
 家物自射殺主水正清原近業八坂本平家  
物語近業作  
 親業如白本作友業今東兵來討與源義弘  
 從玉海源平盛衰記將五百餘騎拒之勢多撤橋守之與稻毛重  
 成榛谷重朝戰義弘戰死兼平聞宇治既破

敵入京師帥殘兵數百而還源平盛衰記長  
門本平家物語  
 遇義仲於粟津散兵稍集可四五百騎又與  
 東兵戰義仲兵死傷殆盡兼平勸義仲自裁  
 單騎遮追兵見義仲死乃大呼曰我是今井  
 四郎兼平也乃冒陣搏戰衆憚其勇不敢近  
 顧箭尚餘八矢射殪八騎又大呼曰日本無  
 雙勇士今方自殺汝曹視以倣我遂銜刀投  
 馬而死妹靱繪美而勇善武技義仲嬖之每  
 戰別將一部北國之戰所嚮皆有功及義仲



敗、騎從者僅十三人、韞繪在其中、東兵尾擊、  
韞繪防戰甚疾、東兵披靡、義仲至四宮河原、  
從騎止七人、韞繪尚在、遠江人內田家吉源

盛衰記○諸本平家物語作  
御田師重、如白本恩田為重、自言力兼六十

人、與韞繪接馬交搏、韞繪即斬其首、持視義

仲、義仲憫然曰、可惜勇士、為一女子所獲、我

亦不知其死誰手、異日人將謂、義仲臨死、猶

攜女子、適足累名、汝自此去、韞繪固請、義仲

慰諭懇至、韞繪嗚咽還國、時年二十八、源平盛衰

記、參取平家物語、後為尼、居越後友杉云、長門本平

源平盛衰記曰、後賴朝、聞韞繪勇、召赴鎌倉、

屬之、森五郎議已決死、和田義盛請為妻、生

男、所謂朝夷名三郎義秀是也、義盛敗、韞繪

潛逃、越中、依石黑氏、為尼、年九十一、而終、按

東鑑、和田氏滅、在建保元年、時義秀年三十

八、今姑以元曆元年、義仲敗死、年為准、逆算

之、義秀生在元曆元

年前九年、故不取、

根井幸親、姓滋野、左衛門尉國親子也、稱根

井小彌太、滋野系圖初、義仲起兵、平氏召中原兼

遠、責之、兼遠詐與誓狀、約捕送義仲而還、不

欲背誓、以義仲託幸親、視時而動、幸親許之、



潛為指畫，倡本國及隣境兵來附者，日衆。源平

盛衰 養和元年，敗城長茂兵於橫田川原。長門

本平家 既而平通盛來擊，義仲逆戰，幸親為

前鋒，敗之於越前水津。東鑑 百礪波之戰，將

兵二千，登彌勒山，與諸將掩擊，大敗之，逐北

抵加賀，幸親將二百五十騎當飛驒，景高五

百騎搏戰甚急，兩陣死傷殆盡，幸親射中景

高馬，景高墜馬，幸親亦下馬，短兵相接，景高

刀折，幸親以為乘人之厄，非勇也，乃投刀相

搏，遂斃之。義仲之犯法，住寺殿也。幸親射殺

圓慧法親王，東軍入京師，與子親忠率三百

餘騎向宇治，戰不利，引兵退，東兵追之，幸親

且鬪且卻，河口源三船越小二郎竝進，迫幸

親，幸親張左右手邀之，源三小二郎進馬自

兩腋抱之，幸親脅持二人，援小二郎帶投之，

沒泥淖而死。源三據鞍不動，幸親併馬投死，

之，東兵辟易，無敢進者，幸親乃收散兵還京

師，遇義仲於六條河原，與東兵大戰，遂没于



陣源平盛子親忠稱楯六郎滋野系圖源從

義仲屢樹戰功與幸親俱戰死于六條河原

源平盛衰記

淺原為賴○淺或稱八郎甲斐人小笠原氏

之支族也容貌魁偉有膂力善挽勁弓性素

無賴不事產業每招結徒眾於諸國為羣盜

民間頗患苦之朝廷敕所在召捕之不獲保曆

間正應三年春為賴潛至京師夜與其二子

擐甲騎入禁中歷代就女孺問曰主上卧何

處給曰御寢殿又問寢殿何處曰南殿良隅

為賴如言而入女孺急入内因長姬告變時

帝實在中宮乃著婦人服幸春日殿宮人或

攜寶器從帝或抱皇太子避於常磐井殿增鏡

為賴已入寢殿中宮衛士景政格鬪被創景政

姓二條京極篝兵五十餘人自外而入排闥

繼進為賴自知不免與二子俱至紫宸殿各

割腹而死并三屍送六波羅增鏡島津家今

時檢其所射箭鏤太政大臣為賴六字保曆

間記



又其佩刀即前參議藤原實盛家藏寶刀名  
鯁尾也實盛父子因坐被收繫

增鏡保曆間  
記、島津家今

川家本太平  
記、歷代皇紀、初伏見帝登降龜山上皇以不

稱後嵯峨帝遺詔之意愠之

增鏡

為賴之犯宮

闕世言上皇所令為也權大納言藤原公衡

奏後深草帝請遷上皇于六波羅不聽因矯

伏見帝詔歸咎上皇於是上皇作誓書賜北

條時宗以自洗雪事由是得解

增鏡、島津家  
今川家本太

平記、

藤原公宗內大臣實衡子也正中二年任參

議兼左近衛中將元德二年累進權大納言

敘正辛位

公卿補任  
尊卑分脈、

承久之亂其先公經與

北條義時為內應義時深德之以故家世與

鎌倉相為扳援勢傾朝野舉朝無比后妃多

出其家自北條高時伏誅公宗內不自安常

思復北條氏舍匿高時弟泰家日夜共圖作

亂家臣三善文衡說公宗曰欲知國之興亡

莫如察政之善惡欲知政之善惡莫如觀賢

大日本書紀 卷之三十一 五傳 三十七



臣之用捨、今立朝持風節者、獨有藤原藤房耳、以諫不行、引身遁去、時事可知矣、公何不速招黨舊、以復鎌倉、公宗乃謀令泰家作亂京師、高時子時行起關東、名越時兼起北國、建武二年竊圖弒逆、爲浴室于北山第、牀下多植刃、設機令可陷、旣成、邀帝游宴、以擬華清之幸、帝許之、夜夢有婦人自神泉苑來曰、前有虎狼、後有熊羆、帝寤而怪之、及幸北山、過神泉苑、祈池神、水俄沸騰、帝益怪之、按駕

不進、會公宗弟公重馳上變、駕卽返、敕左近衛中將源定平及結城親光、名和長年、勒兵收公宗及弟俊季、俊季脫走、定平等入捕公宗、公宗泣曰、我家累世寵渥、辱託葭莩、有何所舛望而謀逆哉、顧媚疾我家者所構耳、敕幽之定平第、令親光拷問三善文衡、三日乃服、斬之、六條河原、帝不欲斬戮大臣、流公宗於出雲、臨發、長年等遂誅之、并斬外族右兵衛佐藤原氏光

太平記并斬氏光據天正本

時公宗妻有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

列傳

三十一

身數月免、匿于仁和寺側、敕定平就所居索之、侍女春日局出見、使者詭對曰、夫人憂思終至破胎、兒生而不育、因誓以和歌曰、以都波利乎、多馱須能毛利珥、於久都由能機曳之珥都計氏、奴流流曾傳加柰、帝憫其言、寢而不問、兒後長名實俊、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太平記、仕後光嚴院、官至右大臣、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公宗善彈琵琶、方其謀逆、詣北野社禱七日、適奏玉樹木工頭孝重姓關聞之曰、玉樹亡國之音、且其所

彈又何殺聲之多也、未幾果敗云、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

列傳

三十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一  
 蘇我馬子  
 子蝦夷  
 孫入鹿  
 上音蘇我  
 弒逆人神所共憤而天地所不容也一有弒  
 逆之臣則人人得而誅之其得保首領老死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女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逆臣

蘇我馬子

子蝦夷

孫入鹿





牖下乃幸而免耳異邦之史臣弒其君者歷世不絕故歐陽修創例於唐書元史臣論列於遼金二史皆本春秋之意而使生者膽落死者骨驚抑又嚴矣天朝丕業隆熙風化淳美二千年間絕無觸瑟之虞敢行弒逆者唯眉輪王蘇我馬子二人而已豈非聖子神孫朝日夕月之效邪眉輪王附在皇子傳據事直書情實自見雖非婉而成章庶幾盡而不汙作逆臣傳

蘇我馬子大臣稻目之子也性習武略且有

才辨深敬佛法敏達帝元年爲大臣十三年

鹿深臣佐伯連

本書並名闕

往百濟得彌勒石像

及佛像各一軀而還馬子請求之使鞍部司馬達等池邊冰田往于四方訪修道者二人抵播磨得還俗者高麗慧便馬子尊之以爲師又度善信禪藏慧善三尼崇敬尤篤令冰田達等供給衣食造佛宇於宅東置彌勒石像請三尼大設齋會達等得佛舍利於齋飯



上獻之。馬子試以鐵鎚鎚摧之。鎚鎚共摧。舍利不壞。又投之水。浮沈從其所欲。馬子冰田達等大驚異焉。益信勤修。又造佛殿於石川宅。於是佛法始行于世。十四年二月起塔於大野丘北。設大齋會。藏達等所贈舍利於塔柱頭。馬子有病卜之。卜者曰。父稻目所祭之佛爲祟也。馬子奏其占狀。詔令拜其佛祭之。時國內多疫死。物部守屋奏滅佛法。自抵寺燒佛像塔殿。毀辱馬子及其徒。執三尼而禁錮之。馬子啼泣。六月馬子奏曰。臣疾久弗瘳。不得三寶之力。則不可救治。詔還三尼於馬子。馬子大喜。乃禮三尼。新營精舍居之。及帝崩。羣臣誅于殯宮。馬子佩刀而誅守屋。笑曰。如中箭之鳥雀。馬子恚焉。次至守屋。守屋手足震慄。馬子笑曰。可懸鈴矣。由是怨隙漸深。用明帝卽位。馬子仍爲大臣。二年四月帝病篤。詔欲崇佛法。守屋與中臣勝海固陳不可。馬子曰。唯詔之從。誰生異計。乃與皇弟引豐

大正  
大正  
大正



國法師入宮守屋大怒遂聚兵自備大伴比羅夫手執引矢守馬子槻曲之家及帝崩守屋謀立穴穗部皇子為天皇馬子奉皇后炊屋姬命使佐伯丹經手土師磐村的真嚙殺穴穗部皇子既而勸諸皇子及羣臣謀除守屋相與率兵圍攻守屋守屋兵強諸軍三退馬子與廢戶皇子發誓祈勝馬子誓曰凡諸天王大神王等助我獲克當創建寺塔興隆三寶誓已勵兵進戰迹見赤檮射殺守屋亂

平馬子造法興寺於飛鳥至推古帝四年而成敕以子善德為寺司崇峻帝即位為大臣如故帝甚惡馬子驕恣專權五年十月有獻山猪者帝指猪曰朕有所疾何日得斬之如猪頭多設兵仗於宮中馬子聞之大懼招聚其黨潛謀弒逆○本書註或云嬪大伴小手怨寵衰密告馬子以天皇之語及設兵仗之事詐稱進東國調竊使東漢駒行弒日本紀宮中人大驚擾馬子使人收之於是人始知馬子所為而無敢言者馬子深德駒贈



遺豐厚常令出入卧内水鏡聖德太子傳曆駒密姦馬

子女河上娘竊匿為妻日本紀既而事覺馬子

大怒縛駒庭樹繫髮枝上將射之責其罪曰

賊奴驕而愚輒弑天皇駒大呼曰我當時唯

知有大臣不知有天皇馬子益怒自取劍割

其腹遂斬其首水鏡聖德太子傳曆推古帝時馬子彌

專威福及其病男女一千人為之出家嘗與

皇太子奉敕撰天皇記國記及臣連伴造等

本記三十二年馬子令阿曇連本書名關阿倍麻

呂奏曰葛城縣臣之舊里也因縣以為氏是

故常欲賜其縣為封戶帝詔曰朕蘇我氏之

出而大臣則朕舅也大臣之所言無不從夜

則不俟明日則不至昏然當朕之世遽失此

縣後世必言以婦人臨天下愚而妄失縣邑

如此則豈惟朕之受譏大臣亦蒙不忠之名

終不聽三十四年死葬于桃園馬子家於飛

鳥河上穿池築島因稱島大臣日本紀子蝦夷

倉麻呂日本紀又日本紀舒明紀註倉麻呂倉麻呂



四子、石川麻呂、日向連子、赤兄、蘇我系圖連子大

紫大臣、公卿補任石川麻呂、赤兄自有傳、

蝦夷推古帝三十四年為大臣、公卿補任世稱豐

浦大臣、○舊事紀曰、宗我島大臣生豐浦大臣、名曰入鹿、誤、帝崩、田村

皇子山背大兄王各承遺詔、及葬皇嗣未定、

蝦夷欲獨決之、然慮羣臣相援不和、與阿倍

麻呂謀、饗廷臣於家、使麻呂謂之曰、方今國

家無主、若弗早定、懼有變、當立誰為嗣、因舉

遺詔、令各言其志、羣臣無敢對者、問之再三、

於是羣臣或援田村皇子、或推山背王、惟蝦

夷弟倉麻呂曰、今日之事、不得輒言、當熟思

而陳議、蝦夷乃知衆議不和、而山背王察蝦

夷意在田村皇子、不敢復爭、惟蝦夷叔父摩

理勢固欲山背王即位、蝦夷怒其違拒、遣兵

殺之、遂與羣臣翊戴田村皇子、是為舒明帝、

蝦夷為大臣如故、皇極帝元年夏秋之交、大

旱、縣邑或殺牛馬以祭諸神、或頻移市、或禱

河伯、皆無應、蝦夷教之、讀大乘經於諸寺、又



設佛菩薩及四天王像於大寺南庭手執香  
爐祈雨無應是年北越蝦夷來朝賜食于朝  
蝦夷亦饗于家躬自慰勞蝦夷強僭滋甚建  
祖廟於葛城高宮而爲八佾舞作歌歌之大  
發國內竝百八十部人民豫築二墓於今來  
其一曰大陵爲已墓一曰小陵爲子入鹿墓  
謂人曰願死後無勞民聚上宮乳部民營作  
役使無息上宮大娘姬王發憤而歎曰蘇我  
臣專擅國政多行無禮天無二日國無二王

何由任意大役吾民自此兩家構怨二年災  
異屢起蝦夷將出諸巫覡繫木綿於樹枝候  
其渡橋爭陳神語紛擾喧嘩不可聽悉十月  
蝦夷因病不朝私授紫冠於子入鹿以擬大  
臣呼次子本書名闕曰物部大臣資其祖母物部  
氏貲財大張威福明年鵠鷗生子於蝦夷大  
津宅劍池蓮有一莖二萼者蝦夷曰我家將  
榮之瑞也卽以金字書之納法興寺是時巫  
覡等復陳神語古老以謂移風之兆也父子



僭逆滋甚及入鹿敗蝦夷亦見誅日本紀入鹿一名鞍作又稱林臣為人暴戾皇極帝  
 在位入鹿專國政威權過父上下震恐憚其  
 嚴酷蘇我氏嘗與上宮諸王子有隙入鹿將  
 除之而立古人太兄為天皇古人太兄者舒  
 明帝子其母馬子女也二年遣小德巨勢德  
 太古大仁土師娑婆襲山背大兄於班鳩王  
 等逃匿膽駒山入鹿聞而速發兵使高向國  
 押往擊之國押辭曰僕守帝闕不可外出於

是入鹿將自往古人太兄遽來問曰大臣何  
 之入鹿告其故古人太兄曰鼠伏穴而生失  
 穴而死入鹿乃不往遣軍士攻殺之蝦夷聞  
 之嗔罵曰吁爾入鹿至愚專行暴惡不亦殆  
 乎明年冬入鹿營二家於甘檮岡稱蝦夷家  
 曰宮門已家曰谷宮門稱男女曰王子宅外  
 構柵門傍作兵庫每門設水槽各一木鈎數  
 十以備火災常使力士持刀護衛時蝦夷使  
 長直起鉾削寺於大丹穗山又造家於畝傍



山東築城環池起庫儲箭每其出入俾五十  
 兵士繞身從之聚健兒名曰東方儻從者又  
 使諸氏人入侍名曰祖子孺者漢直等恒侍  
 二門天智帝雅惡之遂與藤原鎌足合謀誅  
 入鹿送其屍於蝦夷家於是漢直等聚集親  
 族為蝦夷備天智帝使將軍巨勢德太古喻  
 以君臣大義高向國押謂漢直等曰吾儕坐  
 君大郎當見誅戮大臣亦不免拒戰復為誰  
 乎棄兵而去眾從而散走蝦夷臨誅取天皇

記國記寶貨自燒之船惠尺收其煨餘國記  
 以獻天智帝帝許其親族斂葬蝦夷入鹿及  
 哭泣日本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一終







